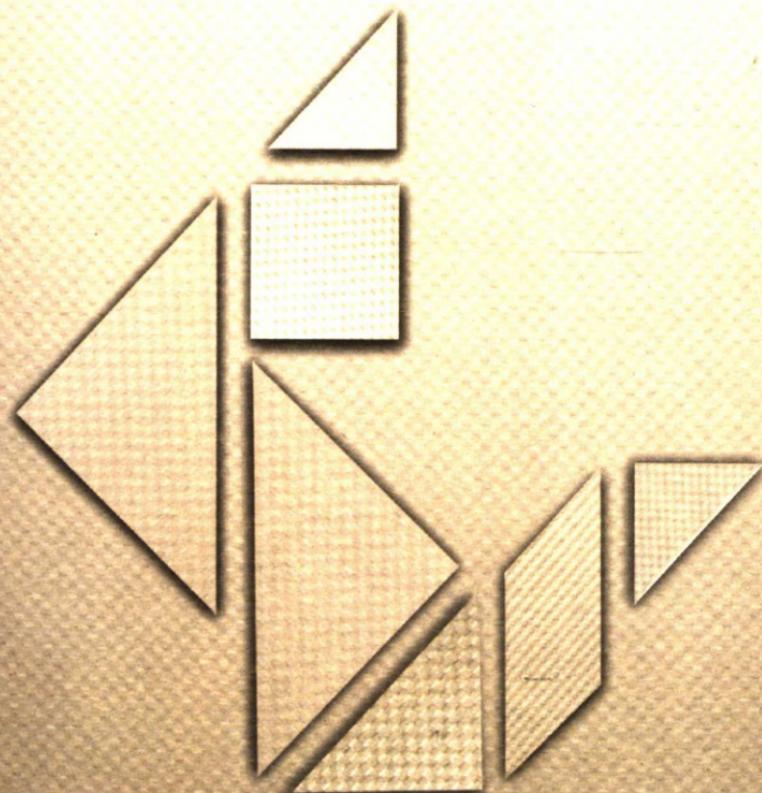


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

当代法国哲学导论

(下卷)



高宣扬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

第一辑目录（2004）

1. 《法兰西思想评论》第一卷，高宣扬主编
2. 《法国近代哲学》，冯俊著
3. 《当代法国哲学导论》上下卷，高宣扬著
4. 《布迪厄的社会理论》，高宣扬著
5. 《利科的反思诠释学》，高宣扬著
6. 《超越现代：马利坦对现代世界的批判》，徐卫翔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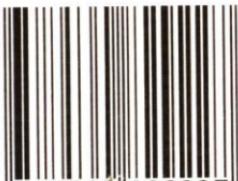
第二辑目录（2005）

1. 《法兰西思想评论》第二卷，高宣扬主编
2. 《萨特》，高宣扬著
3. 《论法国现象学运动》，高宣扬著
4. 《柏德莱诗论及其他》，郭宏安著
5. 《德里达的未来政治》，陆兴华著
6. 《西蒙娜·薇依早期文选》，西蒙娜·薇依著，徐卫翔译

装帧设计：林家阳/陈益平

制作处理：陈益平

ISBN 7-5608-2922-8



9 787560 829227 >

定价：58.00 元（上下卷）

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

当代法国哲学导论 (下卷)

**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française
contemporaine
Tome II**

高宣扬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目 录

丛书总序

自序

布尔乔亚院士序(中文版)

Préface par Bernard Bourgeois

上 卷

第一章 当代法国哲学的独创性	(3)
第一节 “后启蒙”的反启蒙	(3)
一、时代精神和历史意义	(3)
二、宏观视野与微观思路的交错	(6)
三、群星高照的哲学园地	(11)
四、后启蒙时代的反启蒙运动	(15)
五、哲学的自我超越性及其自我更新	(18)
六、以想象及批判为基础的创造	(22)
第二节 思想历程的曲折性和反复性	(26)
一、思想历程的阶段性和循环性	(26)
二、在世界大战中浴火重生	(38)
三、怀疑和批判浪潮的兴起	(41)
四、逾越各种极限的创造游戏	(42)
五、在世纪转折中开拓新路	(49)
第三节 在生存世界中探索人的自由	(53)

一、自由的历史性及其限制.....	(53)
二、解构历史与反思生活世界.....	(60)
三、在日常生活中超越和扩大自由.....	(74)
四、摆脱传统本质论的约束.....	(79)
五、加强对日常生活基本结构的研究.....	(80)
六、日常生活的反思性.....	(85)
七、重新评价西方人性论.....	(87)
八、对近代人性论的反叛.....	(89)
九、在逾越中寻求自由.....	(93)
十、人的论述形象的消逝.....	(96)
第四节 在语言与符号游戏中逾越各种极限.....	(104)
一、揭开语言及其论述的奥秘	(108)
二、法国当代语言学转折的特点	(109)
1. 发生语言学转折的具体历史时空	(109)
2. 现代派和后现代派文学艺术创作经验的启发	(110)
3. 从多学科及多景观的语言研究中吸取养料	(117)
三、拔除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根源	(122)
1. 追索并颠覆语音中心主义的重要性	(122)
2. 使语言从逻辑中解脱	(123)
3. 语音中心主义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	(125)
4. 语音中心主义是传统真理论和道德论的灵魂	(126)
5. 语音中心主义与主体中心主义的一致性	(127)
四、在生活世界中破解语音中心主义的迷思	(130)
1. 从生存的双重性揭示语言象征的双重结构	(130)
2. 人类经验同语言象征双重性的密切关系	(132)
3. 现代日常生活对破解语言迷思的启示	(136)
五、探索语言奥秘的典范转换	(140)
第五节 对现代性的批判.....	(143)

一、现代性及其自我批判力量的形成	(144)
二、作为现代性的内在批判力量的当代法国思想	(150)
三、对现代社会三大主轴的解构	(151)
四、对现代文化及技术的哲学批判	(159)
1. 现代性批判的焦点:现代文化与技术	(159)
2. 揭示现代文化的奥秘	(160)
3. 对于当代技术专制的批判	(165)
第二章 现象学运动及其分化.....	(168)
第一节 现象学与其他思潮的交错渗透.....	(168)
第二节 现象学发展的黄金时代.....	(175)
第三节 现象学运动的三阶段.....	(178)
第四节 萨特的主体意识现象学.....	(181)
第五节 列维纳斯的伦理现象学.....	(203)
第六节 梅洛·彭迪的身体生存现象学.....	(210)
第七节 利科的诠释现象学.....	(219)
一、意志的现象学	(225)
二、诠释学在人文科学中的迂回	(237)
三、诠释学与现象学的结合	(240)
四、精神分析学与诠释学的结合	(243)
五、在论述及隐喻的多重关系中诠释意义	(246)
六、时间、记述与自身的同一性	(256)
七、从文本到行动	(281)
第八节 德里达的语音解构现象学.....	(284)
第九节 庄·吕克·马里墉的捐赠现象学.....	(297)
第十节 当代法国现象学运动的伟大意义.....	(303)

第三章 马克思思想的再出发	(312)
第一节 “三位怀疑大师”的思想启发	(312)
第二节 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思想联姻	(315)
第三节 马克思批判精神的阐扬	(329)
一、法国研究马克思历史传统的重生	(331)
二、马克思思想重构三部曲	(337)
第四章 后弗洛伊德主义的兴起	(349)
第一节 精神分析学的哲学意义	(349)
第二节 精神分析运动的三大里程碑	(354)
第三节 拉康对弗洛伊德的超越	(364)
第四节 福柯对精神分析学的颠覆	(410)
一、精神病并非“异常”	(411)
二、从文学和拉康的著作中获得启示	(415)
三、疯狂只存在于特定社会中	(417)
四、精神病治疗学与诊疗所的政治意义	(420)
五、知识考古学的研究目的	(423)
六、知识的区隔和限定功能	(424)
七、知识模式的基本结构及其断裂性	(426)
八、知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	(428)
九、精神病治疗学中的真理游戏	(430)
十、以医院为主要模式而建构的现代福利社会	(433)
第五章 新尼采主义的诞生及其演变	(437)
第一节 一种特殊历史形态的新尼采主义	(437)
第二节 福柯的逾越哲学	(441)
第三节 德里达的差异化游戏哲学	(479)

第四节 德勒兹的折叠游戏哲学 (524)

下 卷

第六章 结构主义的形成、渗透及蜕变 (549)

第一节 结构主义及其方法论的哲学意义 (549)

第二节 结构主义的语言学基础 (551)

一、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 (551)

二、梅耶语言学中结构主义方法 (566)

三、本维尼斯对语言结构的研究 (567)

第三节 列维·施特劳斯结构主义的主要理论贡献 (571)

一、结构主义及其方法论的基本特点 (572)

二、列维·施特劳斯结构主义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历程

..... (573)

第四节 以“性”和“食”两大主轴而建构的人类文化 (580)

一、神话是从自然向文化过渡时期的人类故事 (580)

二、文化基本结构来源于自然 (583)

三、性交换基本结构最初体现在原始亲属关系的模式上

..... (586)

四、亲属关系的原子结构 (587)

五、神话的基本结构及其意义 (596)

六、列维·施特劳斯的符号论与象征论 (605)

七、文化的四大类型基本结构 (613)

八、人类象征性思维模式的同一性和灵活性 (617)

九、列维·施特劳斯个人对其思想发展的总结 (621)

第五节 结构主义在法国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发展 (625)

一、阿图塞结构马克思主义及其对当代社会理论的影响

.....	(625)
二、哥德曼结构的马克思主义原则	(628)
三、哥德里耶社会人类学中的结构主义	(629)
四、结构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多元化	(653)
第七章 新符号论的多元化扩散	(655)
第一节 罗兰·巴特的文化符号论.....	(664)
第二节 格雷马斯的语素符号论.....	(685)
第三节 柯里斯蒂娃的文本符号论.....	(692)
第四节 波德里亚的消费文化符号论.....	(700)
第五节 女性主义的符号化.....	(720)
第六节 主客交互穿插的社会符号论:布迪厄	(742)
第八章 后现代主义的滥觞、扩散和分化	(756)
第一节 后现代主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756)
第二节 李欧塔的后现代论述及策略.....	(854)
第九章 政治哲学的重构	(876)
第一节 当代法国政治哲学的一般状况.....	(876)
第二节 利科的政治哲学.....	(885)
一、对于政治的一贯关怀	(885)
二、从政治与经济和伦理的关系探讨政治的性质	(887)
三、对于哈娜·阿莲政治哲学的肯定	(891)
四、对于埃里克·维政治哲学的继承	(896)
五、对政治的恶的揭露和分析	(900)
六、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904)
第三节 后现代的政治哲学.....	(915)
一、福柯对现代政治的批判	(915)

目 录

1. 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	(916)
2. 对现代国家理性的批判	(925)
3. 政治与道德	(930)
4. 政治与法律	(932)
二、其他后现代主义者的政治观点	(942)
第十章 21世纪的哲学新视野	(949)
参考书目	(956)

第六章 结构主义的形成、渗透及蜕变

第一节 结构主义及其方法论的哲学意义

结构主义(*le structuralisme*)在20世纪法国哲学发展史上占据特殊的地位。它可以说是当代法国哲学一切理论革命的最重要思想基础。不了解结构主义,就不可能了解整个法国当代哲学的基本精神。

但是,结构主义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思潮和思想派别,它不只是向人们提供了观察社会和人类文化现象的基本观点,而且也为人文社会科学提供了进行科学的新方法。结构主义本身,就其构成成份、传播状况、运用程度以及演变过程,都是很复杂的;它的产生、扩散和发展,始终是在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的广泛范围内,而在它的理论和方法中,又涵盖着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哲学、文学和精神分析学等多种类学科的特征。因此,把握它的基本精神,必须越出哲学的狭隘范围,同时了解与之相关的各种有关学科的知识。·

尽管结构主义是在多学科领域中形成和发展,但不可否认,结构主义在各个学科中的运用及其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导致结构主义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分布及其影响程度的不平衡性和多样性。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范围内,结构主义的主要表现领域,是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宗教学以及文学艺术。这就是说,结构主义首先非常明显地在环绕着人及其文化生活的研究领域内表现出来。正是在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宗教学以及文学艺术领域中,人文社会科学家们集中研究了人、人的精神世界、语言、文化行为等重要问题,同时他

们也发现了结构主义所探讨的基本问题。

结构主义的上述性质，使它与严格意义的哲学理论和方法论都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将结构主义归结为哲学，也不能将它仅仅说成为人类学或语言学的方法。我们只能说，结构主义是在哲学、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及民族学等多学科领域中逐渐形成和成长的方法论，既有适用于各个特定社会科学（如人类学、民族学和语言学）的具体内容和特征，同时又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普遍意义。因此，本书所探讨的结构主义，既不能忽略它与人类学和语言学的具体关系，又必须使之提高到哲学方法论的高度加以讨论。

结构主义的上述特征，使它在 20 世纪上半叶时期更集中在语言学和人类学中首先发展和成熟起来。在语言学和人类学中，结构主义最适合于深入分析各种象征性系统，并由此出发，进一步揭示人类文化的基本结构。由此可见，结构主义所研究的基本问题是通过象征性体系建构起来的社会文化脉络。

文化是由各种各样象征性系统所构成的整体；而其中的首要象征性系统，就是语言、亲属关系、经济关系、艺术、科学和宗教（Levi-Strauss, 1966. *Introduction à l'oeuvre de Marcel Mauss.*. In Marcel Mauss, 1966. *Sociologie et Anthropologie*. Paris: P. U. F.）。

结构主义一旦在语言学和人类学得到全面发展之后，就为其自身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凯旋进军开辟了康庄大道。所以，从 20 世纪下半叶起，结构主义迅速地在语言学和人类学外的领域普遍地扩展开来。

结构主义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普遍发展及其广泛多元化演变，又促进了结构主义在人类学、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及文学评论等领域的扩张。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法国哲学界，产生了以福柯、德里达和阿尔图塞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

义”的新哲学流派,结构主义人类学也产生它的发展进程的第二波,出现了以法国人类学家布迪厄为代表的第二代象征性反思人类学(也称为建构的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的最大理论贡献,就在于它以新论述模式,取代原来西方传统思想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模式及其主体中心主义原则。结构主义的新思考模式及其论述模式,彻底地颠覆了贯穿于整个西方思想和文化的“人”的观念的“标准化”及其“正当性”基础。所以,结构主义之所以成为法国当代思想革命旋风的启动者并非偶然。在结构主义思想深处,实际上隐含了整个 20 世纪下半叶理论和思想革命风暴的种子。

第二节 结构主义的语言学基础

为了深入研究法国结构主义和象征论的发展脉络,首先必须注意到这样的事实:法国的社会人文科学的发展,从 19 世纪末开始,就密切地同语言学的研究成果相关连。**结构主义就是首先在语言学领域内产生出来的**。从结构语言学的发展及其重要哲学意义,我们进一步看到了当代法国哲学的广阔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及其跨学科的性质。

一、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

对于语言的研究,始终构成为对“人”、“文化”和“社会”的研究的中心和基础。“人”、“文化”和“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一刻也离不开语言。但语言究竟是什么?如何研究语言?只有当人们从语言的内外及其同“人”、“文化”和“社会”的相互关系的角度去研究,经历许多个世纪的曲折过程,才有可能在 19 世纪末创造出索绪尔语言学中所总结的**结构主义方法**。

在 1878 年,瑞士籍的法国著名语言学家费迪南德·德·索绪尔发表了题名为《关于印欧语言中元音的原始系统报告》(Mémoire sur le système primitif des voyelles dans l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 1878) 的著作。他认为语言乃是一种集体的习俗。也就是说,反映在语法、语源、语音等方面的现象,都具有普遍性的特征(Saussure, F. 1878)。例如,在语音方面,大多数民族都以 a、e、i、o、u 作为元音;东方各国是这样,西方各国更是这样——这表明人类的语言具有某种共同的结构,也反映那些发明和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不管是什幺民族),都采用了几乎完全一致的“形式”和“结构”。不过,在索绪尔那里,还没有明确的使用“结构”这个概念,而是采用“习俗”这一概念。

但是,正是“习俗”这一概念,很恰当地表现了后来结构主义者所使用的“结构”这一概念的某些基本特质。列维·施特劳斯所说的“结构”,从根本上来说,乃是人类精神的创作模式和基本方法,是一种心理运作的本能意向和无意识基础。但是,索绪尔首先只是在语言的运用领域发现它的呈现状态,所以他未能全面的论述和分析它。因此,他在开始的时候只能用一种较为“朴素”的概念来概括它——称之为“习俗”。

作为某种“习俗”,第一,它们具有先天直观的特征,或者起码是在无意识中继承了祖辈的作法。试问,我们向某人询问他何以要遵循某种“习俗”的时候,难道他能像回答数学、物理学的题目那样,找出一个可以论证的证据吗?大概不能。大体上说,对于各种习俗,人们只能说:“就是这样吗!”法国人常说:“Pourquoi fait-on comme-ça? C'est L'usage”(人们为什么这样做? 答曰: 这就是习俗吧!)所有这些,都是承袭了许多世代之后形成的。任何人都无法说明它起于那个年代,出于何种理由,但任何人却毫无例外地,自然而然地遵循着它。

第二,它们是无须周密思索就可以实行的。任何一种习俗,当
— 552 —

人们使用或实行他们的时候，几乎都是出自一种自然本性。例如，许多惯用的语法规则在实际生活中被许多人使用，但人们并不一定有所了解，更不用说对它们进行反复思考。

第三，他们是为大多数人所奉行的。所有已成为习俗的事物，都是被社会中大多数人所公认和遵守，因此它们是具有普遍性的。

索绪尔对语言的“习俗”层面的重视和研究，在近代语言学上具有革新的意义。在他之前，传统语言学总是分成两大部门：比较语法和语源学。传统语言学家很少针对语言在社会中的实际应用、语言的社会本质及其内在结构提出问题，因而未对语言有更深入的了解。索绪尔的见解虽然不能说已经彻底抓住了语言的本质，但是他撇开了同时代其他语言学家的陈腐观念，大大促进了对于语言本身的深入了解。

在索绪尔之后，语言学开拓了新局面。在索绪尔之前，如前所述，语言学主要是在发音演变、词义自发关联和模拟作用中研究其历史性变化的原因。因此，它或者是一种有关个别性语言行为的语言学，或者是把语言当作一个抽象的研究对象。但在索绪尔之后，语言学的研究不再局限于语言比较法和语源学这两个狭小的领域，而是广泛地和深入地与历史、哲学、社会学、逻辑学、心理学，甚至和数学的研究方法相联系。

索绪尔的新观点后来系统地阐述在他的《一般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1916)一书中。这个教程原先并不是一本书，而是由1907年至1911年，他在日内瓦大学三次讲课时的讲稿以及由学生们的笔记整理而成的，该书于1916年于巴黎出版(Saussure, F. 1973[1916])。

索绪尔的语言学对语用论研究的贡献，主要可归结以下两点：第一，区分了“语言”和“言语活动”，并在这个重要区分的基础上突出地强调、并细致分析了“言语活动”的重要意义；第二，提出了系统的符号理论，从而为以后的语用论(pragmatics)研究提供了有

效的坚实的理论基础。

首先,索绪尔明确地指出:“语言和言语活动不能混为一谈,语言只是言语活动一个确定的部分,而且当然是一个主要的部分。语言既是言语机能的一个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一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整个看来,言语活动是多方面的、性质复杂的,同时又不仅跨越物理、生理和心理几个领域,而且它还属于个人的领域和社会的领域”(Ibid. : 30)。

在上述这一段话中,索绪尔在区分“语言”和“言语”的时候,非常明显地把“言语活动”看作是比“语言”更重要的东西。“语言”只是言语活动“一个确定的部分”;有了言语活动(*language*),才有“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言语活动是“语言”之成为“语言”的基础,言语活动使“语言”同人的社会发生本质的联系。因此,也只有在语言活动中,才能集中地体现语言的社会本质及其内思想内容。

索绪尔还在上面论述中指明了“言语活动”的“多方面”性和“复杂性”——一方面,它同时跨越物理的、生理的和心理的领域;另一方面,它又分属个人的和社会的领域。索绪尔既指出了语言活动的各个领域,又指明了揭示各个领域的具体途径。

如果说,“语言”是一代传一代的整体性语言系统(包括语法、句法和词汇)的话,那么,言语就是指人们具体地使用的词句,也即是各个说话者可能说出和可能理解的内容。所以,在索绪尔那里,语言是指在社会上约定俗成的那个部分;言语则是指个人说出的话语,也就是作为整体性语言的具体表现。

显然,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上述区分包括着两个方面:第一,语言是社会的。换句话说,语言是社会性的言语活动的总结果,它是个人以外的东西,言语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在各个场合下使用的符号系统,因而也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第二,作为整体的语言具有完整的结构,是同质的和稳定的。

索绪尔作为语言学家，其关心的重点当然不是随时、随地和随人而异的言语和话语，而是语言。索绪尔说：“言语活动的研究包含着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主要的，它以实质上是社会的、不依赖个人的语言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纯粹是心理的。另一部分是次要的，它以言语活动的个人部分，即言语（其中包括发音）为研究对象，它是心理和物理的”(Ibid: 51)。

索绪尔的思想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确认了语言学以“语言”作为其研究对象之后，仍然没有忽视“语言”同“言语”之间在“言语活动”统一基础上的实际的、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

正如索绪尔所说：“毫无疑问，‘语言’和‘言语’这两个对象是紧密相连而互为前提的：要使言语为人所理解，并产生它的一切效果，必须有语言；但是要使语言能够建立，也必须有言语。从历史上看，语言的事实总是在前的。如果人们不是在言语行为中碰到观念和词语形象的联结，他怎么会进行这种联结呢？另一方面，我们总是听见别人说话后才学会自己的母语的；它要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才能储存在我们的脑子里。最后，促使语言演变的，是言语：听别人说话所获得的映射，能改变我们的语言习惯。由此可见，语言和言语是相互依存的，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但是这一切绝不妨碍它们是不同的东西”(Ibid.)。

索绪尔的上述思想，使他在以语言学家身份集中研究“语言”的时候，并没有忘记语言的社会性和实践性；同时，也使他很明确的意识到：语言是必须在其社会运用中掌握的。他说：“语言是言语活动事实的混杂总体中的一个十分明确的对象。我们可以把它定位在循环中听觉形象和概念相连的那些确定部分。它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个人以外的东西；个人独自不能创造语言，也不能改变语言，它只凭社会成员间通过的默契才能存在。另一方面，个人又必须经过一个见习期，才能懂得它的运用；儿童只能一点一滴地掌握它”(Ibid: 36)。